



古代 西亚 文明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Western Asia* ◎ 开佩成 著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Western Asia*

古代西亚文明

亓佩成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西亚文明/亓佩成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607-5395-9

I. ①古… II. ①亓… III. ①两河流域文化—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352 号

责任编辑 陈 珊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34.5 印张 5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诞生于西亚。研究古代西亚文明不妨先介绍一下亚述学。亚述学(Assyriology)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历史、语言及用楔形文字书写的相关文化的一门学科,主要涵盖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等内容。

几个世纪以来,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了解仅限于一些让人半信半疑的古典文献资源。自中世纪起,就有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遗址的零星报道。早在12世纪,犹太旅行者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就正确识别了尼尼微古城遗址。1616年,意大利人庇错戴乐维(Pietro Della Valle)正确识别了古巴比伦城,他不仅对巴比伦遗址进行了一番“非凡的描述”,而且还把在尼尼微和乌尔发现的几块楔形文字泥砖带回欧洲。1761年到1767年间,丹麦数学家卡斯滕·尼布尔(Carsten Niebuhr)在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抄录了几份楔形文字铭文,同时他还作了尼尼微城的素描和绘画。不久,法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安德尔·米修(André Michaux)将一块在巴格达附近发现的铭文界碑卖给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欧洲获得的第一份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西亚碑铭。几乎同时,驻巴格达的教皇牧师阿贝·伯查(Abbé Beauchamp)首次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并挖掘出了一件被称为“巴比伦之狮”的浮雕。1790年,伯查发表的旅行回忆录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掀起了西方考古学家、学者到西亚探险的热潮。1811年,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的英国人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开始考察并绘制巴比伦城和尼尼微城遗址图,收集了大量泥砖铭文、石碑、界碑和圆柱铭文,其中包括著名的尼布甲尼撒和辛那赫里布圆柱铭文。这些美索不达米亚文物如今已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詹姆斯·里奇34岁时去世,生前他发表了两篇有关巴比伦遗址和铭文的回忆录,西方学术界一般视这两部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亚述学的诞生。

亚述学诞生早期,学者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楔形文字的释读。1700年,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曾将这种符号称为“楔形文字”,但是长期以

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只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装饰品而已，直到 18 世纪晚期才认识到这些符号是一种文字。1788 年，尼布尔发表了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发现的三份用三种语言写成的铭文副本，并准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按从左到右顺序读的。他将这些文字分别命名为“楔形文字第 1 类”“楔形文字第 2 类”和“楔形文字第 3 类”。1802 到 1848 年间，德国哥廷根中学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nd)和英国东方学家罗林森(Rawlinson)首次成功释读文字第 1 类，并指出这种文字按字母顺序书写，有 44 个字符，是古波斯语。相对于第 1 类，第 2 类释读较难。1850 年，爱德华·汉克斯(Edward Hincks)发表论文指出，第 2 类不是按字母顺序书写，而是一种含音节的表意符号。1850 年到 1859 年间，楔形文字第 2 类释读成功。起初，这一语言被视为巴比伦或亚述文字，但现在已确认为阿卡德语。

楔形文字释读成功后，西方学者在西亚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获得了无数珍贵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从而为亚述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亚述学研究已产生许多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字研究。以古文字材料为基础，各项专题研究也相继展开。当今，在亚述学研究上，英、法、德、美等国居于领先地位，已达到很高的水准，特别是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对亚述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日本是亚述学界的新军，而中国真正的亚述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从总体上来说，还十分薄弱。笔者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已十年有余，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却发现亚述学(特别是详细阐述古代西亚文明)的资料相对较少，这与国际上将西亚列为世界古代史重点研究领域的情况极不相称。因此，自 2005 年起，笔者就开始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详细介绍古代西亚文明的书籍。当然，除此之外，笔者对包括亚述学在内的古代西亚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正是笔者能够静下心来撰写此书的根本动力。

笔者在阅读大量古代西亚文明著作时，发现在一些教科书或著作中，古代西亚纪年有时很混乱，不同的书所用的年代不一样，这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当然，这与我国学者还没有进行古代西亚年表的研究有关。古代西亚年表是古代西亚各类历史事件、统治者和王朝的日期框架，其主要史料来源有楔形文字泥板、铭文、王表、编年史、年表、贸易及外交记录、古典文学和同步编年史学等；另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如天文学、树木年代学和放射性碳定年法等，也可以准确推断一些历史事件的时间。目前考古学家已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西亚铭文和碑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购物收据，从而为古代西亚编年史的确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目前，研究西亚王表的文献主要有《苏美尔王表》《巴比伦王

表》和《亚述王表》。在阿舒尔巴尼拔图书馆发现的《同步编年史》，作者以亚述人的角度记载了亚述诸王与巴比伦诸王之间的往来情况；而从巴比伦人角度记载的《编年史 P》与亚述文献《同步编年史》类似。通过对这两份编年史的比较研究，可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西亚年代纪年。例如，《苏美尔王表》完全没有提到拉伽什，而《拉伽什皇家编年史》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但一些学者认为它是《苏美尔王表》拙劣的模仿，或是完全伪造的。

与现代日历不同，古代历法的计算方法大多基于统治者的在位时间。例如古巴比伦人在汉谟拉比时代记录某一年，会用如“汉谟拉比统治第 5 年”的方式记载具体的某一年。在埃及发现的《阿马尔奈文书》主要用阿卡德语写成，是西亚各国与埃及的外交信函集。它提到了几位亚述国王和巴比伦国王。这些国王存在的真实性已经得到证实，因而这使历史学家能够锁定古代西亚的年表。借助于古代西亚对月食和日食的记载，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也能确定古代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尼尼微日食，天文学家已确定它发生在公元前 763 年 6 月 15 日。

目前，国际上对西亚纪年的用法主要有长年表、中年表和短年表三种纪年法。长年表大多数学者已不采用。由于“黑暗时代”史料的缺乏，西亚青铜时代到巴比伦第三王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浮动的年表”。换句话说，这一时期的年表是“相对年表”，而非“绝对年表”。通过 56 年或 64 年的时间间隔来分割古代西亚的“黑暗时代”，是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时间信息大部分来源于《阿米萨杜卡金星泥板》(Venus tablets of Ammisaduqa)，其记载金星的可见时间周期为 54 年或 64 年。金星泥板是巴比伦人用阴历记录金星日出日落前后出没时间的一套名为“埃努玛·安努·恩利尔”(Enuma Anu Enlil)的天文泥板中的第 63 块泥板，时间追溯到巴比伦王阿米萨杜卡在位时期(中年表约为前 1646~前 1626，短年表约为前 1582~前 1562)。由于现代天文学能够提供比较精确的金星运行历史年表，因此通过文献的记载与金星泥板的对照可以确定一些重要年代。所以，金星泥板是研究两河流域文明年代学的重要资料。

中年表和短年表是基于金星泥板 54 年或 64 年的天文学计算方法。传统的著作大多使用中年表，但是近来树轮年代学和天文学证据对此提出了各种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采用短年表。短年表加上 64 年就是相应的中年表。例如不同历史事件的中、短年表如下所示：

表格 1 不同历史事件的中、短年表

历史事件	中年表(公元前)	短年表(公元前)
巴比伦第一王朝	1894~1595	1830~1531
汉谟拉比的统治	1792~1750	1728~1686
阿米萨杜卡的统治	1646~1626	1582~1562
古巴比伦灭亡	1595	1531

从巴比伦的陷落到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崛起,这段所谓的“黑暗时代”,使绝对年代变得不那么确定。因此从巴比伦第三王朝起,64 年中年表或短年表的二分法已不再适用。但是,使用短年表也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把公元前 2000 年代的一些历史时期增加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谁能够对哪一段时期需要增加这么长时间做出明确论述。因此,如果完全按照短年表计算,公元前 2000 年代的纪年日期会被人为缩短,从而导致对古老日期的曲解,失去了历史的准确性。综合各方面因素,本书采用中年表纪年法。

两河流域是古代西亚文明的中心,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历史上,这里曾经存在过大大小小的国家或各类游牧民族,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无数文明碰撞的辉煌时刻。始于公元前 4000 年代的苏美尔文明是第一个发展出集约化农业、陶轮、文字、法律、帝国及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文明,也是最早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建立奴隶制度及有组织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文明。阿卡德帝国是两河流域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经乌尔第三王朝到古巴比伦帝国的汉谟拉比时代,两河流域文明逐渐进入鼎盛时代。古巴比伦帝国解体后,小亚细亚文明和叙利亚文明相继进入繁荣昌盛时期,并在古代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前 8 世纪,新崛起的亚述帝国首次几乎将整个西亚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然而,亚述的血腥引起了西亚各族人民的仇恨,终被米底和新巴比伦于公元前 612 年所灭。新巴比伦帝国被继起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灭亡后,两河流域文明逐渐走向衰落。

历史上的波斯文明是中东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由于其在世界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波斯文明直接影响到了其西部的意大利、马其顿和希腊,北部的俄罗斯,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亚洲等文化集团和民族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影响。兼容并蓄是古代波斯文明的主要特点,也是波斯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的关键所在。此外,波斯文化除了贯穿整个古代伊朗历史外,也体现在中亚、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中。由于波斯文明是

西亚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本书对此着墨较多。但是由于作者能力有限,波斯文明的内容,本书只重点阐述了古代埃兰、米底、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安息帝国和萨珊波斯的历史;而对于塞琉古帝国,笔者认为其本质并不属于波斯文明的范畴,因此未作撰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本属于古代西亚文明的范畴,但相对于更古老的其他西亚文明,它是一种崭新的文明,本书也未作阐述。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本书的外来词汇均附有相应的英文,以免引起歧义。

研究西亚古文明非容易之事,本书的创作耗费了笔者大量精力、财力。但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完稿。因此,本书如果能够帮助读者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古代西亚文明,笔者甚是欣慰。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尚存欠缺和不足之处,敬祈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于滨州

2015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1)
一、苏美尔文明	(2)
二、阿卡德帝国	(15)
三、苏美尔复兴	(30)
四、苏美尔-阿卡德文化	(39)
第二章 巴比伦文明	(47)
一、古巴比伦王国	(48)
二、加喜特巴比伦王朝	(68)
三、从伊新第二王朝到亚述统治下的巴比伦	(81)
四、新巴比伦王国	(92)
五、巴比伦文化	(106)
第三章 亚述文明	(121)
一、亚述的崛起	(122)
二、米坦尼帝国及其统治下的亚述	(136)
三、中期亚述	(140)
四、新亚述帝国	(150)
五、亚述帝国的政治和文化	(182)
第四章 古代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文明	(189)
一、埃勃拉文明	(192)
二、腓尼基文明	(202)
三、犹太文明	(224)
四、帕尔米拉王国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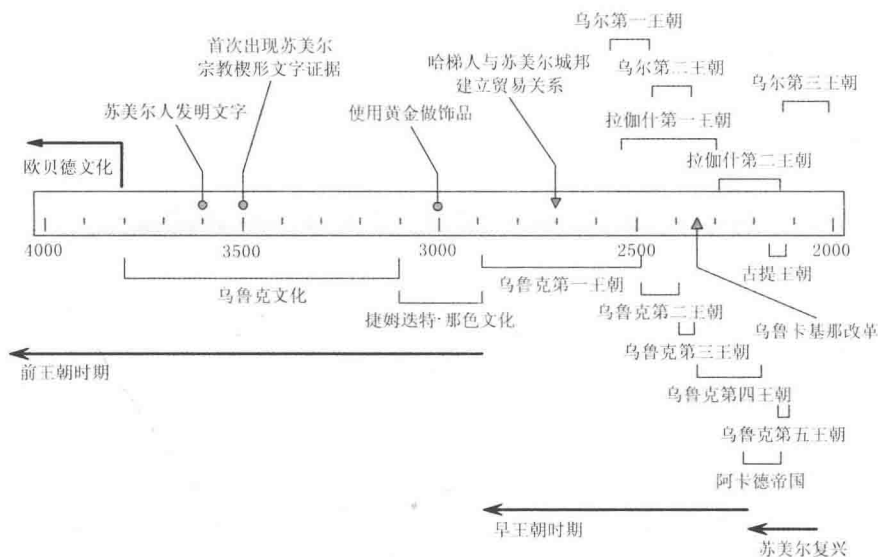
五、赫梯帝国	(284)
六、乌拉尔图王国	(311)
七、弗里吉亚王国	(329)
八、吕底亚王国	(339)
第五章 波斯文明	(349)
一、埃兰王国	(353)
二、米底帝国	(386)
三、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	(413)
四、安息帝国	(475)
五、萨珊波斯	(501)
后 记	(539)

第一章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

尽管巴比伦尼亚南部的苏美尔人生活在遥远的古代，但是这个民族建立的文明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他们就已开始使用泥砖为自己建房子，为神建造神庙。那时，其他的文明还处在蛮荒的原始时代，甚至人们可能还居住在山洞里，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不但已经学会了饲养牛羊，而且还学会挖沟筑渠，建立复杂的农业灌溉系统，以提高土壤肥力。的确，当时他们制作的陶器和雕塑还十分粗糙，但他们的主要成就——楔形文字，已充分表明他们的文明水准在同期人类社会中最先进的。

苏美尔-阿卡德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低地地区，大体相当于古典作家笔下的巴比伦尼亚。其北部是阿卡德，南部靠近波斯湾北部的埃里都文化，西部是阿拉伯沙漠。东部的底格里斯河为天然边界，从这里他们可以向东扩张，比如同埃兰的早期冲突说明他们有占领底格里斯河东部的欲望。北部犹如它的地理构造一样，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希腊人称这里为“亚述”。苏美尔-阿卡德地区是一块平坦的冲积平原，河流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和命运。

起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不使用“苏美尔-阿卡德”一词，直到乌尔第三王朝时，这里的国王才开始称自己为“苏美尔-阿卡德之王”。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西亚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



时间轴 1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年表(公元前)^①

一、苏美尔文明

亚洲西南部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群山之中,分别向东南方向流入波斯湾。两河的上游地区为山地。“两河流域”特指中下游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日的伊拉克共和国。两河流域又常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向东抵扎格罗斯山,西到叙利亚沙漠,南迄波斯湾,北及托洛斯山(Taurus)。

在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亚述和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北两部:尼普尔以北称“阿卡德”,以南称“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灌溉农业是其文明发展的主轴。

位于巴比伦尼亚低地的苏美尔,大体与今伊拉克北部到波斯湾一带一致。这里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由于成年累月受到河流的冲刷,其地势平坦,没有什么矿藏,也不出产石头,沼泽地里生长着大片的芦苇,几乎找不到用来做建筑的木材。当你步入这片土地,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一切乍看起来都毫无生机、贫穷荒芜。但是,5000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苏美尔人就因其富有创造力的聪明才智和不怕艰辛的刚毅精神而闻名于世。尽管有自然

^① 本书时间轴可能存在误差,以正文为准。

条件的缺陷,但苏美尔人依然凭借自己的双手,把这片贫瘠的土地打造成了人间的伊甸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早期苏美尔定居文化

苏美尔人的起源尚不清楚,可能来自东方某地,但他们来自海边还是高地,不得而知。他们的语言与后来出现在西亚的闪语和印欧语不同。“苏美尔”一词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阿卡德语。闪米特^①阿卡德人称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非闪族人为“苏美尔人”,但苏美尔人却称自己为“ùg saĝ gíg-ga”,意思是“黑头人”^②。“苏美尔”在阿卡德语里为“šumerû”,是“文明君主之地”之意。阿卡德语“Shumer”是方言地理名词,但它是否发展成为“šumerû”,还不清楚。希伯来语“Šin'ar”(土拿)、埃及语“Sngr”和赫梯语“Šanhar(a)”均指南美索不达米亚。^③早期苏美尔人大致经历了三个居住文化发展阶段:

欧贝德文化

欧贝德文化(Ubaid Culture,前 5300~前 3800)^④是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之一,由北部的“萨玛拉文化”^⑤(Samarra Culture)发展而来,以在乌尔附近发现的欧贝德遗址^⑥而得名。

① 闪米特人(Semites),又称“闪族人”或“塞姆人”,这个名字出自《圣经》中诺亚的长子闪。闪米特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一带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叙利亚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

② William W. Hallo and William Kelly Simps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p. 28.

③ K. van der Toorn and P. W. van der Horst, “Nimrod before and after the Bible,”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83, 1990(1), pp. 1-29.

④ 根据放射性勘探数据显示,整个南美索不达米亚的欧贝德文化包括 0~5 时期,即从公元前 6500~前 3800 年。(参见 Robert A. Cart and Graham Philip, “Beyond the Ubaid: Trans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the Late Prehistoric Society of the Middle East,” in *Studies in Ancient Oriental Civilization*, No 63,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 2.)

⑤ 萨玛拉文化遗址在今伊拉克萨玛拉市附近,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 5500~前 4800 年,与早期欧贝德文化重叠。1911~1913 年,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黑尔茨费尔德(Ernst Herzfeld)首次对其进行了挖掘。(参见 Nancy Kleniewski and Alexander R. Thomas, *Cities, Change, and Conflict: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Life*,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2010; Charles Keith Maisels, *The Near East: Archaeology in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⑥ 亨利·霍尔(Henry Hall)和李奥纳多·伍里(C. Leonard Woolley)于 20 世纪初对欧贝德遗址进行了挖掘和整理。关于欧贝德文化的详细情况,可参见 H. R. Hall and C. L. Woolley, *At-Ubaid Ur Excavation*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早在史前时期苏美尔地区就有人定居,但他们不说苏美尔语。这些居民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欧贝德人”或“史前幼发拉底河人”。欧贝德人是苏美尔地区的第一股文明势力,他们排干沼泽进行农耕并建立起了纺织、皮革、冶金、石工和陶器等手工产业,创造了“欧贝德文化”。该文化广泛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及沙特阿拉伯东部,属于西亚铜石并用文化。

欧贝德文化以其独特的、质量上乘的绘制陶器为标志。这类陶器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地区都有发现。这一时期,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埃里都(Eridu)出现了第一批定居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尔的宗教中心。农村定居生活是欧贝德文化的显著特征。他们的房屋呈矩形,大多用泥砖建造,并出现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批神庙等公共建筑物。神庙中央占地面积达10公顷,周围由占地1公顷左右的村落环绕。在一些建筑的室内,他们还用上等的浅黄色水牛皮和几何形绿色彩陶进行装饰;另外,在欧贝德文化覆盖区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出土了一些烘干的泥制镰刀,南部出土了一些用石头或金属制作的镰刀。

根据对欧贝德墓葬品的分析,这一时期苏美尔社会两极分化明显,平均主义减少。一些家庭在社会竞争中,开始向社会底层蜕变;而部落酋长和血亲集团的首领,则通过管理神庙、谷仓或负责协调内部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等方式上升为精英阶层。欧贝德文化的出现与所谓的苏美尔问题——“苏美尔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但是无论他们起源于哪里,欧贝德时期从事精耕细作的苏美尔农民已与游牧民族、阿拉伯沿海一带从事捕猎的民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通过对不同地区的遗址分析,考古学家发现,欧贝德文化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和平意识形态的传播,而非武力。^①

在科威特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航海证据表明,早在欧贝德文化 III 时期(前4500~前4000),苏美尔人已懂得在海上航行。末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开始兴起,农业和饲养业在一些定居点普遍发展起来。

乌鲁克文化

从考古学上来说,欧贝德文化向乌鲁克文化的转型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的慢轮彩陶(slow wheel)发展为以快轮(fast wheels)批量生产的无饰陶

^① Elizabeth C. Stone, *Settlement and Society: Ecology, Urbanism, Trade and Technology in Mesopotamia and Beyond*, Santa Fe: SAR Press, 2006, pp. 356-370.

器为标志。随着彩陶的衰落,铜器及圆筒印章开始流行。^①

乌鲁克文化(前 3800~前 3100)得名于苏美尔城市遗址乌鲁克(Uruk),存在的时间介于美索不达米亚史前铜石并用时期至青铜时期早期。这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生活、文字出现,苏美尔人开始向文明过渡。^②在出土的一小块石板上刻有人头、手、脚等图画符号,这是迄今为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象形文字。目前已发现该类文字约 2000 多个,大多刻在泥板上。由于乌鲁克文化晚期出现楔形文字,因此乌鲁克文化又称“原始文字时期”。

乌鲁克文化时期,农村定居点向城市聚落发展,从而奠定了苏美尔时代城市的基础。这种聚落遗址以乌鲁克最为著名,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人口 1~2 万。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些早期城邦有严密的政府组织形式,但阶级状况如何,尚不清楚。

在乌鲁克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制造廉价的斜边碗,它们可能是在一些重大社会活动中,如建设大型建筑时才被使用。这一时期,大宗商品贸易往来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运河或河流上,由此在一些重要贸易据点上逐渐形成了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人口在 1 万以上)。在一些早期文献中,有证据充分表明乌鲁克时期的苏美尔城邦开始使用奴隶生产。奴隶一般是从山地国家捕获来的。

考古学家从土耳其的托洛斯山脉一直到西地中海、伊朗中部,发现了乌鲁克文化时期的一些古代器物,这说明苏美尔人已经开始对外殖民。当然,那时的苏美尔城邦还不可能通过军事力量统治那些遥远的殖民地。随着苏美尔商人和殖民活动的增加,乌鲁克文明向外传播,对周边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相邻民族在吸收乌鲁克先进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可以与其匹敌的经济和文化。

乌鲁克时期的苏美尔城邦政治可能是神权政治。城市由一位神化的国王“恩西”(Ensi)统治,并由男性和女性组成的元老院辅助。^③后来的苏美尔众神就是以这种政治结构为模型的。《苏美尔王表》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几个重要城邦,并列出了洪水来临前的几位国王的统治,当然这只是虚构或传说,而非历史。大约公元前 3100 年,乌鲁克文化结束。一些学者认为,这与

^① William Langer, *An Encyclopedia of Word History*,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p. 9.

^② Harriet E. W. Crawford, *Sumer and the Sumerians*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5.

^③ Thorkild Jacobsen (ed.), "The Sumerian King List," *Assyriological Studies*,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9 (11).

全新世气候的周期振荡有关：当时的天气突然冷湿起来。^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乌鲁克文化的结束与以基什(Kish)文明为代表的东闪族部落的到来有关。^②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Jemdet Nasr, 前 3100~前 2900)^③的地理范围主要覆盖了今伊拉克中南部,时间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尼尼微文化和伊朗西部的原始埃兰文化同期。

单色或多色绘制陶器的普遍使用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的主要特点,其设计风格主要分为几何形风格和表象风格。后者画有鸟、鱼、山羊、蝎子、蛇和树木等动植物图案,但是这类陶器只占发现物的一小部分,可能只有地位显赫的人或有重大活动时才使用。绘制陶器只发现于大型中央神庙建筑物里面,这表明神庙在当时的经济管理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是楔形文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最古老的泥版文书发现于乌鲁克文化时期,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 4000 年,略早于捷姆迭特·那色文化。但到了捷姆迭特·那色时期,苏美尔语的书写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象形文字已被简化和抽象化,而且外观呈楔形。^④ 毫无疑问,泥版文书是从事社会管理活动的记录,例如记载食物、物品和动物供给的清单,但是这一时期却未发现后来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的赞美诗和王表。

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苏美尔人计数方法采用六十进位制和双六十进位制,前者用来计算动物和人数,后者用来计算谷物、奶酪和鲜鱼等。^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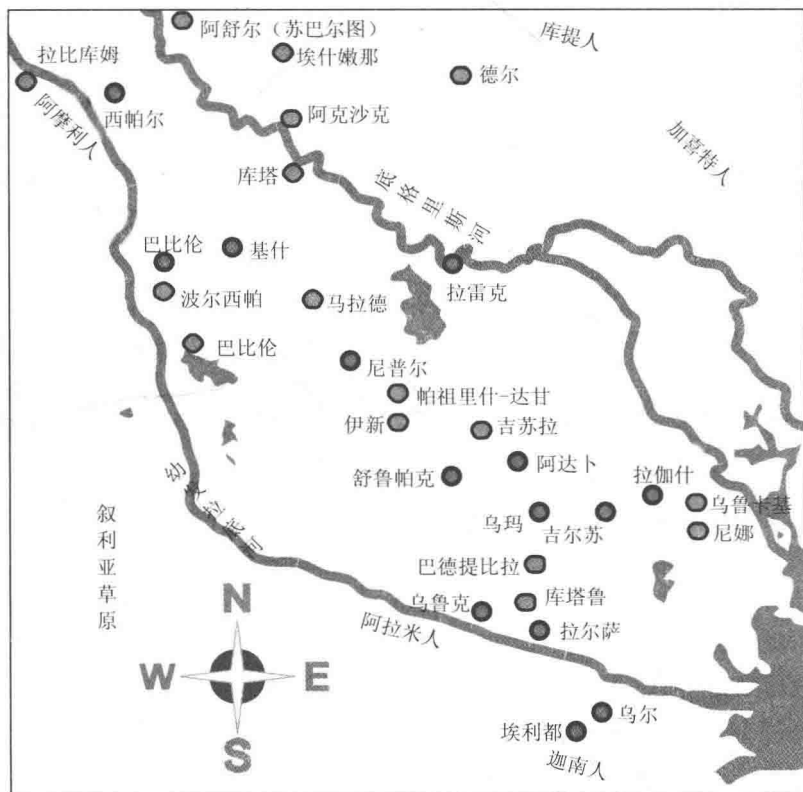
① Hubert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28.

② Lucy Wyatt, *Approaching Chaos: Could an Ancient Archetype Save C21st Civilization*, London: John Hunt Publishing, 2010, p. 120.

③ 根据放射性碳测,该文化存在的时间为公元前 3100~前 2900 年。[参见 Susan Pollock, "Bureaucrats and managers, peasants and pastoralists, imperialists and trades: Research on the Uruk and Jemdet Nasr period in Mesopotamia,"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92(3), pp. 297-336.]

④ Christopher Woods, *Visible Language: Inventions of Writing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and Beyond*, 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 Publications 3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36-37.

⑤ Ibid, p. 39.



地图 1 美索不达米亚城邦

在捷姆迭特·那色遗址中发现的中央建筑物、行政管理用的楔形文字泥板和圆筒印章,表明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定居点的生活非常有组织化,中央政权规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经济活动似乎主要侧重于农业、牧羊业和一些小型贸易等生计。在捷姆迭特·那色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宝石和舶来商品,且这一时期的南美索不达米亚陶器风格具有一致性,这说明苏美尔各定居点之间的联系已非常密切。在捷姆迭特·那色发现的一枚印章记录了乌尔(Ur)、乌鲁克和拉尔萨(Larsa)等城市的名字,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结论。^①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形成了数以几十计的奴隶制城邦,主要有埃里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Lagash)、乌玛(Umma)、舒鲁帕

^① Roger Matthews, *Secrets of the Dark Mound: Jemdet Nasr 1926-1928*, Warminster: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 2002, pp. 33-37.